

郭富文 著

郭富文 著

著

天 净 沙

郭富文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净沙/郭富文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12

ISBN 7-5033-1181-9

I. 天…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824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89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4.00 元(膜)



郭富文，1955年12月出生在豫南。1973年入伍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服役，1988年从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加入人民海军行列，现为南海舰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中篇小说《生命之流》、《荒原的性格》、《雁过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的太阳》、《无手的军礼》、《百战将星——方强》、《守望大海》、《蓝色》等。有多部作品在军内外获奖。

郭富文

题 记

过去不存在。现在存在。过去存在过。
现在即将不存在。

——拉丁语语法时态练习

我的思想离开我去流浪，现在走上一条友善的小径。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26)
第三章	(53)
第四章	(86)
第五章.....	(121)
第六章.....	(152)
第七章.....	(189)
第八章.....	(229)
第九章.....	(259)
后 记.....	(275)

序 幕

太阳高高地悬在头顶，一任那刺眼的光芒洒在你面前那片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上。在遥远的天际，海天浑然一色，清澈湛蓝，而你更喜欢眼前的太平洋卷浪，它们犹如一群群亘古的精灵，在苍茫的大海中不知疲倦地追逐、奔涌，在终于到达海岸的时候，携手挽臂，形成了一道道山岭似的波峰。也就在那一瞬间，它们将聚集了千万年的能量同时释放出来，把磐石般的卷浪雕塑掷入谷底，摔成碎片，同时裹挟着沙石冲向滩头，然后又悄然回归大海，只在沙滩上留下一片溼湿的痕迹。

你在这银色的沙滩上已经坐了一

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许更久一些。你默默地望着那些海浪。终于，你抵御不住海的诱惑，决定与它一试高下。

你站起身，伸展着因久坐而困乏僵硬的腰肢。你把双手举过头顶，连续做了三个下腰动作，顿时浑身血流通畅，肌肉细胞开始活跃起来，视网膜上的影像也不再是那样的单调。你看到沙滩尽头翠绿的山峰，山峰下面是绵延数里的椰林，椰林深处有一座座只露出尖顶的红色小楼。而在近处的沙滩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或在岸边嬉水，或躺在沙地上享受着日光浴。这是冬日的午后，游客们没有谁敢贸然下海，更何况那惊涛骇浪早已慑人心魄，海滩上显得空旷、冷清。

你伸展完腰肢，褪去那套紧裹在你身上的迷彩服，露出黝黑而坚硬的肌腱，那是二十年军旅生涯和西沙的紫外线锻造的结果。你曾经为有这副健壮的体魄而自豪过，但现在已明显地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你虽然有一米七五的个头，但已经有些驼背，两条腿向外侧微微弯曲，走起路来不是大腿带动小腿，而是胯部带动小腿，大腿有些僵硬，四肢关节都不那么灵便，皱纹也过早地爬上眼角，头发变得干枯和花白。这些并不完全归咎于你的年龄，而是“小島综合征”在身体方面引起的反应。其实，你刚满三十七岁。

现在，你已置身于巨大的涡流之中。海水表面的涌浪与水下的退潮造成一种磁场般的引力，不时把你推上浪尖，又滑入浪谷。你尽力挥动着双臂，在水中画出一个个优美的弧形，同时把头埋进臂弯，以保持头部与肩背的流线。你感觉出海水像绸缎一般滑过腹部、大腿，整个身子正向前跃动。

按照正常速度，你估计已游出一千五百米远，但当你蓦然回首时，你发现已远远超出这个距离。白色的海岸线若隐若

现,沙滩上零星星的游客只有蚂蚁般大小。你真的惊呆了。这时候你突然感觉到人真的太渺小了,在茫茫的大海中仿佛就是一片随风飘零的树叶,一粒寰宇间的尘埃……不,大海不容你多想,你必须冲出涡流,返回岸上。你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奋力向岸边划去。

当太阳变成一个血红的句号挂在黛青色山峰的一端时,你终于接近浪区,但你已精疲力竭。你的双臂已经麻木,左腿出现痉挛,苦涩的海水再次呛进你的肺中,你的心正经受着死亡的悸动。

此时,再没有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目前的处境了,你已经陷入死亡的谷地,你必须自救,你只能自救。你试图翻越横亘在你面前的那座幽蓝色的波峰,你必须穿越这条幽蓝色的死亡屏障,否则,你只能葬身鱼腹。然而,你一次次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当你再一次冲上波峰,却又被卷浪轻而易举地吸进大海时,你几乎绝望了,你确切地听到了死神正向你逼近的脚步声。你对自己说:死了就死了吧。你庆幸上帝给了你这次死亡与挣扎全过程的体验——尽管你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你从容地回过头去觅了一眼昏黄的落日,算做一种向世间告别的礼仪。也就在这一瞬间,你似乎接受了太阳施舍给你的最后一丝能量。你决心再搏一次,只能是最后一次了。

于是,你先放松了一下四肢,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憋足了劲向浪区腹地潜泳(两个小时前,你就是潜泳才进入到浪区里面的)。四周漆黑一团,隆隆的涛声一浪高过一浪,你渐渐支撑不住来自四周的压力,身体开始浮起,可是你怎么也浮不出海面。你几次觉得到顶了,眼前却仍是灰蒙蒙的,你弄不清身体是在上浮还是在下沉,你感觉出自己犹如一个行将爆

炸的球体。就在这时，一个擎天巨浪正好把你托起，你从浪尖上滑落下去，脚尖突然触到了海底，你顿时为之一振。当卷浪压顶而过时，你顺势伏下身子，双手扒住泥土，以免退潮的暗流再把你吸进大海。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卷浪裹挟着沙石向你袭来，也把你一米一米地冲向滩头……

第 一 章

又一个冬日的午后,太阳并不歹毒,港口里风平浪静。秦淮河出现在码头的时候,信号塔上的壁钟正好指向三点,码头上显得有些冷清。他乘坐的那艘 935 号补给船已经备便,右舷挂起了离港的信号旗,锚链机正哗哗地把铁锚从海底卷起,船尾的两名帆缆兵已做好了收跳板的准备,指挥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船长尖利的口令声:“离码头部署!”

他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登船,并不完全是为了避开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尽管任何生死离别的场景都可能引起他不愉快的联想),而更主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两天前,大海犹如一

张吸墨纸几乎吸干了他身上的所有能量，他就那样四脚朝天地躺在沙滩上，什么也没想，一直到天黑。当他踉跄着回到西沙部队驻三亚办事处的招待所时，大老吴（一个负责战勤的大胡子参谋）正在四处找他，一见面就急急火火地说：“秦营长，后天有一艘补给船去西沙，你就搭乘这艘船回月亮岛吧，我都帮你联系好了。”

西沙办事处是专门为西沙守备部队官兵服务的，人员上岛下岛、物资筹措供应，都由他们负责。大老吴是一个极其热心的人，他在月亮岛干过三年作战参谋，是秦淮河的部下，对老营长自然不会怠慢。他在这个简陋的招待所里专门给秦淮河安排了一个单间，每天派人打水送饭，收拾房间，可以说是体贴入微，关心备致。连日来，秦淮河的大脑却一直处于悬着浮着飘着不知是升是降是起是落的混沌状态，他需要发泄需要麻醉需要睡眠更需要时间对已经混乱的思维进行梳理，他并不急于马上回到他已经呆了整整二十年的西沙群岛那个面积仅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他的假期还远远没到。

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搭乘这艘补给船提前上岛。

说实在的，在小岛上呆久了，就想到大一些的岛子上看一看，而到了大岛又向往着大陆。其实，大陆也是岛，只不过是更大的岛而已。打开地图看一看，世界五大洲不都是浸泡在湿漉漉的海水里？当然，差别总是有的，大陆上高楼大厦人来人往五颜六色光怪陆离，有着许许多多他不曾见过不曾听说不曾理解的事物。而他呆的那个小岛上，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他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一百多号人谁在干什么想什么为什么他都了如指掌，还有“美杰”、“克灵顿”、“萨切尔”（三条非编的军犬）它们的习性饮食发情交配他也能说出一二。

三周前，他终于获准离开月亮岛回到豫南平原那个古老的县城去履行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他着实地激动过一阵子。回家的感觉有点像大海中泊来的漂流瓶，一种对陆地的企盼——企盼接纳与被发现。然而，当他在大海中经历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昼夜飘流终于到达岸边却发现岸并不存在的时候，那种失落与失望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他现在或多或少就有一点儿这样的情绪，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实际上他已经心力交瘁。

他就这么恍恍惚惚地走着，双脚已不知不觉地踏上了补给船的跳板。他抬头一看，站在船尾的那两名士兵正用惊异的目光盯着他，这使他感到很不自然。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只看到左脚那只“三接头”军用皮鞋正好踩在跳板的防滑槽上，并没有发现与众不同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全船最后一名上船的乘客，负责收跳板的两名士兵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更惹人注目的是，他穿了一件栽绒领子的六五式海蓝色棉大衣，这是他在离开招待所的时候大老吴一定让他穿在身上的。他当时并没有细看，大衣的前襟上只剩下三枚毫无光泽的塑料纽扣，口袋处油渍斑斑，下摆像是被老鼠咬成了锯齿状，有两处还露出了棉絮。可以肯定，在这艘补给船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件这样的旧大衣和第二个穿大衣的人。那两个士兵当然也不会知道他正在发高烧，更不会知道他心中难以名状的苦痛。他们只能从他那铁青色的脸上看出他至少有一周没刮胡子了，从充血的眼睛里判断出他睡眠不足。他走过跳板时双腿有些颤抖，每一步都气喘吁吁。其实，他没带什么行李，肩上的那个草绿色军用背囊也是空空如也，但他已给人一种如载重负的感觉。

那两个士兵似乎已经认出了他，就在他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完五米长的跳板双脚即将踏上补给船的后甲板时，那个高个子中士伸手拉了他一把，并取下他肩上的背囊，扶他翻过横七竖八的系缆柱和缆绳，又马上转回身去拉跳板。这时，船上主机已加大油门，推进器开始排水，螺旋桨翻卷起巨大涡流冲击着码头的水泥护墙，船尾与码头间的距离缓缓拉开。

舰船出港，总不免有种庄严感，船上官兵除去值班的以外，其余的都来到两舷列队，向码头注目致意。港湾和岸在水兵的心目中有着“家”、“母亲”和“根”的特殊含义，这是一般人很难体味到的。受这种气氛的影响，秦淮河也伫立在后甲板上，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码头，极力想寻找点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无可奈何地用肩膀顶开后甲板通往会议室的水密门，想找个地方坐一下。

这是一个只有八平方米大小、方方正正犹如鸟笼子的舱室，它紧靠着后甲板的左舷，隔壁就是厨舱。秦淮河对这艘船一点儿也不陌生，他过去往返西沙曾多次乘坐过这艘船。他跨过水密门那足有三十厘米高的门槛，发现会议室已临时改做了储藏室。靠近厨舱的半边地板上堆放着米袋、面袋、冬瓜、南瓜、土豆、洋葱，门边并排靠着两辆涂着舰灰色油漆的破自行车，一条铁链子大黑锁把两辆自行车锁在栏杆扶手上。靠左舷一侧有一排人造革长椅，虽然没有坐，但上面摆放着提包、纸箱、网袋之类的东西，座位已经被人占了，那些人肯定是到船头看风景或者照相去了。长椅前面有一张直径六十厘米左右的粉红色水磨石圆桌，上面横放着一个红黄绿三色相间印有“万宝路环球之旅”字样的尼龙防水布旅行袋，一把同

样颜色同样布料的长柄雨伞和一个蓝塑料桶。秦淮河盯着看了一会儿，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些东西，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他向桌前挪动了几步，准备把长椅中间那个敞着口的黑色人造革提包朝旁边推一推，以便给自己腾出一个座位，他无意中发提包里面放着奶瓶、尿布、摇铃之类的儿童用具。他的手忽然抽搐了一下，立即缩了回来。

“同船去西沙的还有女人？”他顿时产生了警觉。

他退回原处，重新审视着这间舱室，终于在靠近米袋的地方看到一把折叠椅，椅子的胶合板有点翘起，电镀过的金属包边全都被海风腐蚀过，锈迹斑斑。他把椅子搬到靠近水密门的一小片空位置上坐下，随手把军用背囊放在脚边，从背囊侧面的袋子里摸出一包“万宝路”香烟和一个贴有半裸体女郎艳照的一次性打火机，那女郎碧眼金发，搔首弄姿，正色迷迷地望着他。“臭婊子！”他在心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随即撕开烟盒，抽出一支香烟点燃，一股刺鼻的混合型烟雾顿时在舱内弥漫开来。

他已经很久没抽烟了。十年前，三角钱一盒的“绿岛”牌香烟他一天能抽两包，到后来说戒就戒了。这几年，海上走私与缉私斗红了眼，常有整箱整箱的“万宝路”、“三个五”飘到岛上，除去那些被海水浸湿的，一箱里面总还有几条能抽的，战士们检来交到营部，他总是让文书保管起来，过节时再把它分给各个连队，自己一盒也不留。可是最近几天他一下子恢复到了过去的抽烟水平，一天两包，而且总是“万宝路”的。他抽烟的目的不是为了兴奋，而是为了抑制，或者说是一种排遣，以减少沉滞气体在胸中的积淤。

补给船在港内时进时停，迂回行驶，规避着来往的舰只，

有时还不得不拉响汽笛，驱赶着在船头窜来窜去的小艇和渔船。他透过船尾敞开着的水密门，看到了指示航标位置的灯浮和防风系统的水鼓在水面上倒驰着，偶尔有几只懒洋洋的海鸥尾随着船舷飞翔。午后的太阳斜照在海面上，反射出犹如彗星尾巴似的波光，正刺着他的双眼。

他下意识地闭着眼睛眯了起来……

你現在一眯起眼來，那張慘白的臉和血紅的嘴唇就從水面上浮現出來，而最讓你不能容忍的是那張毫無生氣的臉上趴着兩條類似豆蟲一樣的用一種叫“眉睫油”的黑色顏料塗抹成的假眉毛。就是這樣一張妖艷靡麗猥鄙淫蕩半真半假俗不可耐的臉，竟費了她三個小時來描畫。

那天事情發生的經過你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有些場景卻還歷歷在目。因為是周末，又是大禮拜，芳所在的那個效益不算太好但勉強還能發出工資的縣化肥廠也就放假了。上午，芳帶着你到廠區外面看了她分的集資房，那是一套兩房兩廳帶陽台一共八十平方米的六樓新居，虽说楼层高了点，但给人一种登高远望的极好印象，因为房子还没有完全竣工，眼下还不能搬进去，即使加快速度，也只能在春节过后入住。你当时想，如果快的话，你可以利用假期好好把这个家整一整，等搬完新家再回部队，如果假期不够，就给领导发电报，续个十天八天。家的概念过去对你来说似乎考虑得少一些，但四海飘流，叶落归根，随着人一天天变老，你突然对归宿考虑得多了起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家。

当然啰，你是不可能再走进那个使你感到羞辱的“家”了，这一点现在你比谁都清楚。

几乎整个下午，芳都在描画她那张脸。开始你并没在意，你在门口做煤球。冬天来了，你从这个家的长远建设考虑，中午去煤场买了三百公斤无烟煤，又到城外的黄土岗上拉来半车粘土，准备做上够烧一冬的“蜂窝煤”（这个县城只有少数领导人和暴发户才从百里外的城市拉液化气用）。你从做第一块煤球开始，她就坐在套间外面的梳妆台前朝脸上抹白粉。隔着房门，你能看到她穿着橘黄色睡袍的后背和烫成波浪形的卷发。她左手托着粉盒，右手捏着一块长方形的海绵，不停地在脸上拍打着。午后的阳光从窗子的一侧射进去，在她身后的砖铺地上映出明暗不一似斑马状的影子，滑石粉的微粒在光线处飘浮着。

很显然，她是想用白粉来掩饰鼻梁两侧的雀斑。其实，她脸上的雀斑并不使你讨厌，相反给人一种真实感和缺憾美。你第一次与她见面时，正是她脸上的雀斑吸引了你，并给你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可是，现在她竟不遗余力地去掩盖、去粉饰，你认为这样大可不必。“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你心里说。

大概是白粉的效果不太理想，待你做第二批煤球时，她改用一种浅褐色的乳膏做底色，先把脸上搽得斑斑点点，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摊开、铺平、揉匀。这种底色比她真实的肤色深一点，可能是搽得很厚，真的把雀斑盖了下去，她满意地哼起了一首港台歌星扭着屁股才能唱出来的流行歌曲。你当时就有些纳闷，脸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干吗要把它涂得面目全非千篇一律呢？

接下来你还继续做你的煤球，累了就到屋里沏一杯茶或者点一支烟。你从她身后过来过去，但你丝毫没有窥视女人